

裸原



刘继安 著

LUO YUAN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裸原

刘继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裸 原

刘继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黄 滔

封面设计 文绍安

裸原

刘继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

500 千字 21 印张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 册

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ISBN7-204-03252-7/I·565

定价：2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茫线壁的尽头，雄伟的阿尔秦金山脚下，落难者们凭着原始本能和旺盛的生命力，像地鼠一样打洞生存，像黄羊一样野合交媾，渐渐在克兰河边、塘巴湖畔形成一个颇似原始部落的生命圈。四川难民赵根杰带着妻子段芳奔向荒原，受到“河南帮”首郭痞子的排挤，于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在荒原展开，郭痞子宣称打击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是“弄他的老婆”，企图奸污段芳，而赵根杰真的把郭妻“干”了。谁强谁就是大哥，这就是“荒原基本生存原则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新生活真正开始了，而各种金钱利诱，异性刺激，改变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人际关系，过去的生死冤家，又成了患难朋友，野性难驯的荒原英雄们终于知道，真正的未来，属于目光更远，野心更大的年轻人。本书是青年作家刘继安，以博大的气度，精美的语言，激情的描述，把荒原与人性，写得精彩纷呈，雄风深溢，实为当代长篇力作。

楔 子

绵延起伏的阿尔泰山，矗立在茫茫戈壁荒原的尽头。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山上都覆盖着皑皑白雪。到了四五月间，春天姗姗迟来，阳光融化了山腰的积雪，于是额尔齐斯河，这条在深山腹地蛰伏了一个冬的巨蛇，便渐渐苏醒过来。它哗啦哗啦抖掉身上的冰雪枷锁，然后像个醉汉似的，摇摇晃晃冲下山来。

这时候，戈壁荒滩就恢复了生机。绿绒绒的草毯，几乎一夜之间就铺满了大地。沙棘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，在清风中微微摇曳；土拨鼠咬断柔嫩的草茎，从板结的砂土中掘出洞来。草原晰蜴在骆驼刺丛中探出麻栗色的身躯，呆头呆脑望一阵，嗖的一声又不见了。灵巧的云雀受了明媚阳光的撩拨，猛然间像枪弹一样，从湿漉漉的芨芨草丛中笔直地射向高空。它们在云霄间留下阵阵清脆悦耳的鸣叫，然后又象一枚灰黑色的石子，垂直地坠落下来……

荒原上的春天，又是饥饿的季节。在河岸边、土丘上挖洞藏身的人们，抖落一身的冰霜和霉气，像穴居动物一样钻出来，散布在野地里找食吃。早晨，一些不知从哪里来，也不知要到哪里去的流浪者，出现在荒野天边；他们拖着疲缓的步伐走向落日，像影子似的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，他们的伙伴就把他扔进冰块撞击的河流，或者塞进废弃的地洞，继续往前走，那时候，血红的夕阳，将荒原的天空，烧得通红。

在这个撩人的季节，一只漂亮而骄键的阿尔泰山胡狼，也头一个离开藏身的山中密林，一蹦一跳窜到生机盎然的原野上觅食

来了。

这是一头母狼。饿了一个冬，它没有力气去追逐飞奔的黄羊，也无法逮住出没于草丛中的蜥蜴和土拨鼠；甚至那些快饿疯了荒原流浪者，也可能捉住它，生剥了皮拿它充饥。母狼小心翼翼避开这些成群结队的人们，只悄悄跟踪他们中的羸弱者。

太阳爬上远山之颠，母狼终于盯上了一个猎物。

那是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，看上去却已十分苍老了。他佝偻着背，头发胡子老长，已经衰弱得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却仍然歪歪倒倒向一片枯胡杨林子蠕动而去。汉子手里拿着一把铁铲和一兜网状的东西，这使母狼不敢贸然发起进攻，只远远地跟着，耐心等待这人倒下去。

寒气仍在刚刚解冻的大地上弥漫。汉子是如此衰弱，它想他肯定会倒下去的。

可是汉子硬挺着往前走。正午时分，他连爬带滚来到了一片很大的水洼子旁边。这水洼子名叫“塘巴湖”，大约是哈萨克人取的，不知确切含义，千百年来，人们一直这样叫它。

塘巴湖此时仍然结着厚冰。那羸弱的汉子坐在铁铲把上歇了好大一会儿气，突然发狂般地跳了起来，开始用铁铲狠命凿起冰层来。

冰层太硬，凿了半天只留下一道道白印。汉子从胸腔里发出一阵深深的叹息，艰难地回到湖岸上的胡杨林子中。他刨开厚厚的枯叶，找到一块大石头。

他抱着石头踉踉跄跄重新回到湖面，又歇了好大一阵，才抱起石头，拼命砸起坚硬的冰层来。

咚、咚、咚，一下又一下单调的闷响，像发自地心的深深喘息，震落了枯树上的雪粉，默默飘洒下来。

石头终于在湖心冰层最薄的地方震裂了几道裂口，汉子就很容易地弄出一个小洞来。然后，他把随身带来的破网慢慢地放了

下去……不一会儿，一条又一条名叫“白条子”的无鳞鱼，竟被他从冰洞里拉了上来！

汉子吧哒吧哒吞咽着口水，把这些冷冰冰、滑溜溜的鱼紧紧抱在怀里，飞快上了岸，钻进枯树丛中，很快在那里生起了一堆篝火。他把鱼叉在树棍上，伸进火里，翻来覆去地烧烤。他肯定饿极了，鱼还没有怎么熟，他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。

跳动的火焰熄灭了母狼进攻的欲望。它抽搐着鼻子，看呆了。

鱼肉的清香飘逸在枯树林间，吸引来了两个在荒原上漫游寻食的女人。

她俩摸摸索索坐到了火边，伸出冻裂的手烤着，贪婪地紧盯着在火焰上吱吱冒着热气的鱼。汉子已经被那些半生不熟的鱼塞饱了肚子，眼睛骨碌骨碌转着，落到其中一个年轻女人丰满的胸脯上，鼻翼开始猛烈抽搐。

他闻到了女人的气息。无边无际的荒原上，太难得见到女人了。血液在他身上快速流淌着，他浑身燥热起来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”他梦呓般地对她们说。

荒原上萍水相逢的人们，从不互相打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一堆篝火，一把食物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，谁也无权独自享有。女人抓起火中的鱼，狼吞虎咽大嚼起来。汉子磨蹭过去，挨着那个年轻女人坐下。他问她，叫什么，她说姓马。那年长的女人姓甚名谁，他没记住。她们跟他一样，也是两三天都没吃过什么东西了。

“吃，吃，使劲儿吃。”他重复着这句最能使人沟通的话。

嫩脆的鱼骨在她们嘴里咕吱咕吱响，火光映照着姓马的女子黑黢黢的脸，烤热了她的身子。她额上冒出晶莹的汗珠，下意识敞开了破花棉袄。

汉子的眼睛发直了，他看见这女人里面只穿了件单薄的粗布

褂，一道深深的乳沟时隐时现，使他感到晕眩。他像匹牡马似的喷起响鼻，突然跳起来，跑进林子深处，动作之敏捷，跟先前一触即溃的样子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他拾来更多的柴草，将火烧得旺旺的。

“今晚，就在这里，睡觉。”他口齿不清地说。

两个女人抽着鼻子。年长的那个说：“有狼，我闻到一股骚味儿。”

汉子急了，一把捉住那年轻女子的手：“有火，不怕。”

她麻木地望着他，没动。汉子大受鼓舞，急速钻进林中，找来好些松软的茅草，挨着篝火，很快铺好了露宿的草窝子。两个女人这时已经看见了那头仍在湖边转悠的大狼。她们坐到了一起，紧紧挨着，望着那迟钝的汉子。

“九菊，”年长的女人开了口，“就在这儿过一夜吧，总比喂狼好。”

叫九菊的女子瞧一眼汉子，点点头，裹紧了破袄，在火边躺下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那头饥肠辘辘、一无所获的母狼，也在林地边缘枯草丛中伏了下来。它再也没有力气回山，跟他们一样，今夜只能在塘巴湖边露宿了。

三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，天黑尽的时候，寒风便穿过林间，冷得刺骨。两个女人隔着篝火，蜷缩在草窝里，很快睡熟了。她们在荒原上迷路了好些天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个男人守着她们过夜，因此她俩睡得特别安稳。

那汉子直楞楞坐着，他得不停往火堆里加柴草，才能使篝火一直旺旺燃着。两个女人蜷曲在身旁。她们已经叫我的鱼肉喂得饱饱的了，他想。

那个叫九菊的年轻女人，丰满的胸脯在火光映照下一起一伏，终于撩拨起了他不可遏制的欲望。他摸过去，在她身边躺

下，将手伸进那女人的怀里，撩开布褂，紧紧捏住她的一只胸乳。

她的身子扭动起来，嘴里哼哼唧唧地嘟哝，别、别闹。可是汉子那双在火上烤得滚烫的手搁在她冰凉的乳头上，轻轻揉捏着……一种难以抵挡的快意渐渐袭遍全身，她情不自禁轻轻呻吟起来。

他们翻滚、踢打、喊叫声，吵醒了篝火对面那个年长的女人。她睡眼朦胧地翻身坐起，木然看着汉子把九菊压在身下。她极为惊异：这个看上去那么衰弱无力的男人，怎么突然会变得像发情的公牛一样了！

她想过去帮九菊一把，可是九菊的叫骂已经变成了轻微的喘息。慢慢的，她在他身下蠕动起来，双手还从那陌生男人身下伸出来，紧紧勾住了他的脖子。她被他体内难以想象的生命力所征服，也屈服于自身动物般的情欲——她已经好久好久没碰过男人了！

一阵冷风吹过，对面的女人打了个寒颤，清醒过来。篝火快熄了，她赶紧添加柴草，重新将火烧得旺旺的，吓退了那头已经悄悄逼进的母狼。

母狼退到火光照不见它的地方，蹲坐在地上，歪着头，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从未见过的一幕：那男人拼命将头在那女人的怀里拱着，他身下的女人弯弯曲曲扭动着，这情景，就像草原上鹰与蛇的搏斗！

一阵阵剧烈的翻滚、打斗终于平息了，那男人松弛下来，大汗淋漓，软瘫得像堆稀泥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他身下的女人一脚将他踢到一边，也坐了起来。她慢慢扣上棉衣，在篝火边呆坐良久，捂着脸，开始抽抽泣泣哭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终于亮了。篝火已经熄灭，母狼抬起困倦的眼睛，瞧着那汉子收拾起东西，跟两个女人说着话，三个人慢

慢消失在雾霭朦胧的林中。

茫茫荒原重新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
母狼跟着他们走了好一阵，直到远远的克兰河边出现了一排低矮的窝棚，它才如梦初醒，放弃了猎捕他们的可笑企图。

母狼无处可去，饥饿迫使它又回到依稀飘荡着鱼肉香味的塘巴湖边。

它小心翼翼来到冰面上，突然发现，昨天那垂死挣扎的汉子在冰面上打的那个洞，依然存在，而且水声泼喇，水花四溅——原来，那些在水底下憋了一个冬天的无鳞鱼，这时候都聚集到洞口呼吸新鲜空气来了！

快饿昏头的母狼赶紧将爪子伸下去，使劲拍打粘稠的湖水，溅起阵阵水花。水下的鱼长期缺氧，此时全都昏头昏脑的，竟不知躲避；母狼拍打了几下，它们就翻着白肚浮到了水面上。母狼伸出爪子捞啊捞，将鱼弄到了冰洞边缘，赶紧叼起一条或者两条，跟那汉子一样，迫不急待地大啃大嚼起来……

从此以后，这头聪明的母狼就学会了在冰层上“钓鱼”。当然，它不能用爪子在冰上打洞；它只能等待会打洞的人走以后，拣他的便宜。

在以后的时间里，那汉子每年初冬和早春时节，都如此这般到塘巴湖上凿冰捕鱼，母狼也年年准时前来湖边守候。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两个女人，连母狼也怀疑那个早春的夜晚，它所看到的那副情景，是不是一个梦。

母狼来时，总是规规矩矩蹲坐在远处，看着那汉子咚咚凿冰。说来也奇怪，尽管依然又瘦又弱，但他再也不是那副不堪一击的样子了，挥铁铲的手臂，似乎也更加有力。

母狼的出现，捕鱼的人总算有个伴了；在这墓地般的冰原上劳作，也就不显得孤独。狼呢，得靠人凿开冰洞，它才能吃到香喷喷的鱼肉；因此，人和狼达成了一种默契，彼此互不侵犯，倒

也相安无事。

就这样过去了两三个年头。

时间一久，人和狼，荒原上这两种最强壮的生物，不可避免就要分个高低了。

这年的春天来得很迟，一场“倒春寒”带来了几天几夜的大雪，使刚刚开始解冻的塘巴湖，又结上了厚厚的冰。母狼在山上熬不住，照常来到重新冰封的湖边觅食。但它惊讶地发现，那汉子呆坐在雪地上，已快冻成了雪人！他显得更苍老了，生了病，发着烧，但是求生的本能仍使他硬挺着，几乎是爬到这里来的。他再也没有力气用铁铲凿开厚厚的冰层了，然而又不能就这么倒下——任何生物，在这冰封的湖面上只要一躺下，就永远也起不来了……

母狼一步步挨近汉子。它非常希望他能够站起来，像往年一样，凿开冰层，弄出鱼，然后走他的路。

可是汉子像被抽了脊梁骨似的，眼睁睁看着这头饥饿已极的大灰狼，慢慢地一步步逼近。他拼命在冰层上挣扎、蠕动着，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母狼暗暗帮他使劲，也不成。

雪停之后，原野上立即又已春意盎然，早早飞来塘巴湖栖息的一些鸟儿们，不安地拍打着翅膀，鸣叫着掠过白亮白亮的湖面，扰得母狼很快失去了信心。

眼看着汉子慢慢就要倒下去了，母狼猛的豁然开朗：我怎么就只想吃鱼呢？

一瞬间，人肉的香味似乎已经钻进了母狼的食道，刺激着它胃里的消化液汹涌分泌。母狼还从来没尝过人肉，但它想，那应该世界上最鲜美的东西！

它为自己这突然生发出来的念头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但它是头极其聪明的野兽，深知人这动物诡计多端，还是小心为妙。于是母狼装做若无其事，悄悄挪动步子，在确认绝无任何危险之

后，终于挪到了汉子身边。

汉子死死盯住母狼，发红的眼球像两只快要烧尽的火炭，目光若明若暗，却依然有一股令母狼胆寒的锐气。

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母狼也没有退路了，但它仍然十分小心。当它用尖尖的长嘴试探着去叼汉子破棉袄的衣襟时，他果然使出最后一把力气，抡起身边的铁铲，恶狠狠地向母狼挥去。

早被饥饿驱使，又受到如此刺激的母狼终于发狂了。它一跃而起，向已经奄奄一息的汉子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……

没有几个回合，汉子就被这凶恶的野兽扑到在地，昏迷过去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暮春的太阳又被浓云淹没，荒漠的原野，铅灰色的苍穹，用死寂的沉默，包裹着湖面上孤独的人和狼。在大自然冷冰冰的怀抱中，这两种自以为强大的生物，显得那样渺小，那样软弱无力……

母狼啃吃了几块碎冰压下内心的焦渴，又歇了一会儿，然后才用牙咬住汉子的脚脖子，倒拖着拼命往那遥远的深山，艰难地走去。

在阿尔泰山腹地一处山洞中，它刚产下了一窝嗷嗷待哺的狼仔。母爱的天性逼使它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完成这个几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把这道美餐带回去，让孩子们享用！

剧烈的疼痛和颠簸，使汉子很快苏醒过来。发了狂的母狼力气太大了，他既翻不了身也站不起来。然而，与这野兽同样强烈的求生欲望，使他陡然间聚集起了一股神奇的力量：当母狼倒拖着他经过那丛枯树林时，汉子就伸出跟枯树杆几乎差不多的手臂，死死抱住一棵红柳，再也不肯松手……

聪明的母狼迅速放弃了自己那过于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它轻蔑地乜着那垂死挣扎的猎物，歇够了气，然后神气十足地走了过去，开始用长嘴撕剥汉子的衣裤。

饥饿已极的母狼打算先自己享用这猎物的一部分再说。按照它们这类食肉动物祖传的方式，它应该先向猎物的脖子下手。然而那地方骨节大而坚硬，精疲力竭的母狼实在难以对付。

它缓缓走过去，将嘴筒子戳到了汉子柔软的肚腹上，决定这顿晚餐就从这里开始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垂死的汉子竟一跃而起，反倒猛扑到袭击者身上；他凭借自身的重量，一下就将猝不及防的母狼压倒在地；然后，汉子紧紧抱住它毛耸耸的脖子，张开嘴，照准那皮肉松软之处，狠狠咬了一大口！

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母狼一蹦老高。在跳起来的那一刻，这头凶恶的野兽真以为整个世界颠倒过来了。人居然敢咬吃人的狼！而且他的下颌骨是那样的有力，牙齿又是那样锐利，穿透母狼厚厚的毛皮切入饥肤，直痛到它的心灵深处去了……汉子那穷凶极恶的狠劲儿，真让这野兽刻骨铭心地感到，只要吞得下去，这人肯定会活生生吃了它！

野兽毕竟是野兽。母狼的神经就在这一刹那彻底崩溃了。它悲痛万分而又愤愤不平地惨嚎一声，然后夹着毛耸耸的长尾巴，拼命狂奔出树林，向它来的那条老路仓皇逃去……

母狼回到山中的巢穴很久之后，脖子上的咬伤还在隐隐作痛。其实皮肉上的伤并不重，那疼痛是从这荒原上最强有力的食肉动物内心深处发出来的。它实在弄不明白，那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汉子到底是人，还是另一种装扮成人的、比它更强有力的猛兽？

直到这头饥饿的母狼消失在雪地里再也看不见了，冬去春来的荒原，便恢复了它永恒的沉默。垂死的汉子带着一嘴的狼毛，扶着那棵已冒出新芽的红柳树杆，摇摇晃晃站了起来，离开塘巴湖，向克兰河边走去。

在那里，当年一排排低矮窝棚，已经变成了土屋，形成了一

个村庄。他的家在那里，那个跟他有过一夜情事，使他重新获得生命动力的女人，也在那里落了户……

可是，在离村头还有一半的路上，他终于支持不住，摔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

第一章

每当荒原上无穷无尽的生命轮回开始以后，最先出现在地平线上的，是哈萨克牧人。

牧人骑着雄健骏美的纯种伊犁马，绕着羊群紧张地跑来跑去，不时用警惕的目光，瞟一眼远处的草丛。雪停了，春天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在草原上，山上的胡狼就成群结队下了山，满野地里转游。这些聪明的野兽不会直接袭击羊群，它们惧怕牧人腰间明晃晃的长刀，和他们胯下暴烈的马蹄。它们有的是耐心，有的是机会。

羊群一边漫无目的地大口啃青，一边急急走着，仿佛恨不得将脚下一望无边的大草原全都吞进肚里。饿了一个冬的母羊，常常自顾自己埋头吃草、走路，而完全忘记了自己刚产下不久的小羊羔。一大群羊席卷而过时，往往会留下两三只掉队的羊羔。它们实在走不动了，就不声不响地停下来，呆呆望着渐渐远去的羊群，马，和人；直到这一切全都看不见了时，它们才有些茫然地发出几声微弱的咩咩哀鸣。

这时候，胡狼的机会的来了。它们从潜伏着的草丛中兴高采烈地跳了出来，却又害怕上当似的，慢慢接近开始在原不安打转的羊羔。胡狼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形容的那么穷凶极恶，它们会先用湿漉漉的鼻子把这道美味嗅了又嗅，多事一点的，还会伸出粉红色的舌头，爱抚地舔舔羊羔身上柔软的绒毛。

也就是在这时，羊羔闻到了不熟悉的腥臭刺鼻的气味，这才感到大事不妙，惊恐地大叫起来……

后来，这叫声便嘎然而止。于是，荒原上又恢复了永恒的寂

静。

骑在马上的牧人即使看到了掉队的羊羔，往往也不会去管它们，依旧跟着大队的羊群，策马而去。如果将掉队的羊羔拾起，放回羊群中去，它们多半也熬不到下一个冬天的到来，就会死去。八成是生病，炭疽病和西北利亚传过来的口蹄疫，都是经常在阿尔金草原上流行的牲畜疾病；只要有一只羊患上了，就会传染给整个羊群。为了一头羔羊大发慈悲而毁了整个羊群，那实在不值得。

掉队的羊并不都是病羊。然而它们是天生的弱者。弱者，是不配在这片荒原上生存的……

一开春，奔腾咆哮的额尔齐斯河就从阿尔泰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，呐喊着冲进山脚下这片广漠的荒原。到了开阔地，它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蜈蚣，从河的主干上横生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，在这短暂的春天里，滋润出荒原上种种繁荣的生机。盛夏到来之时，当这些爬过草原、爬过戈壁、爬过沙漠的支流被暴烈的阳光敲骨吸髓，在某个低洼地变成一汪水凼，甚至只剩下一片湿迹的时候，额尔齐斯河的主流，却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——在上游布尔津地区，这浊浪滔天的黑水河上，甚至有羊皮筏子可以行驶了。

克兰河是额尔齐斯河分身出来的无数支流中的一条。中国最西北角的边关小镇阿比勒，就座落在克兰河的河岸上。这小镇在汉朝大约只是个驿站，直到清初康熙年间，由于镇守西北疆域的需要，朝廷不断向这地方增兵、移民，才逐渐繁荣起来。

时间在兵荒马乱的漫长岁月中，像流沙一样无声逝去。当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修到这里，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用刺耳的电喇叭惊得路边的牛羊漫野里乱窜时，这座孤独的边关小镇，已具有内地小县城那样的规模了。

大雪初晴，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。一辆木轮牛车，一大